

贝母、竹茹、九节菖蒲、指迷茯苓丸等，经两个月治疗，诸症全部消失。

“久病兼瘀”是张师长期临床实践中的心得体会。认为病久必虚，不论阳虚、阴虚、气虚、血虚，以及心、肝、脾、肺、肾某一脏器虚耗，均可以影响气血的循行。所以提出“久病兼瘀”之说（在一定条件下瘀证也可以表现为主）。因此，在治疗处方时，活血药常与养血药同用，祛瘀药常与补气药同用。例如陈某，患血臌（腹腔穿刺腹水为血性）。病见腹部臌胀，青筋暴露，两手掌赤斑，面部红丝缕缕，两胁胀痛，脉滑数，苔薄白。是由于瘀阻气滞，血行不畅，凝聚成臌。处方用当归、赤芍、桃仁、红花、川芎、桂枝、柴胡、香附、党参等，调治二月余，腹水消失。

张师认为血瘀可以生风。血虚生风前贤已有论述，但血瘀生风，历代尚无记载。认为气

行于脉中，气遇瘀阻而乱窜，乱窜之气则成风，所以活血祛瘀可以熄风。如全蝎、蜈蚣等搜风通络之品，从临床观察是由于活血通络而达到搜风的目的。例如金某，患头风年余，北京某医院作气脑造影，诊断“交通性脑积水”。脉弦数，苔白腻。先拟血瘀生风论治。处方用川芎、当归、赤芍、桃仁、红花、白芷、牛膝、车前子、木防己等治疗。服药一月余，渐见好转，头痛减轻。

张师常用软坚化痰药加活血化痰药治疗脑部肿瘤。《丹溪心法》说：“凡人身上、中、下有块者，多属痰”。《圣济总录》说：“瘤之为义，留滞而不去”。主要是指气血流行不畅的血瘀。若干肿瘤的产生，主要是痰瘀交阻。张师应用夏枯草、生牡蛎、昆布、海藻、贝母、赤芍、当归、川芎、丹参、全蝎等为基本方，共治疗六例，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治疗效果。

辨证治疗糖尿病的体会

山东省沾化县人民医院义和分院 杜连彭

糖尿病在祖国医学中属于“消渴”范围，据文献记载不外阴虚和燥热两个方面，并互为因果。如病延日久，往往由阴虚而发展为气虚、阳虚。据笔者临床体会，消渴初期多为阴虚燥热，每以甘寒滋阴而取效。如病延日久，阴虚及阳，方可温补。温补肾阳只是治疗消渴证全过程中的一个方面。因此，治疗大法的宜忌，应根据辨证而定。今举治验以说明之。

患者李××，女，24岁，本院职工。

患糖尿病并发白内障，于1977年7月13日，收入本院西医内科病房。入院时检查：空腹血糖（++），血糖128毫克，右眼并发白内障。入院后经用D-860、降糖片，后加胰岛素治疗50余天，症状及化验同前。于9月2日邀余会诊。

证见：口渴多饮，咽干舌燥，小便频多，五心烦热，饥而欲食，周身乏力，右眼白内障，只有光感，舌红苔薄黄，脉滑数。证属肺肾阴虚，治以甘寒养阴，

生津止渴。药用：生地20克，沙参15克，寸冬10克，天冬10克，花粉10克，元参15克，石斛15克，枸杞子10克，知母10克。

第一阶段经上方加减治疗50天后，空腹血糖（-）。第二阶段改用健脾补肾以巩固疗效。药用：台参15克，寸冬10克，黄芪15克，知母10克，熟地20克，五味子10克，女贞子10克，山药15克，芡实20克。又服50天，临床痊愈出院。于1979年结婚，婚后顺产一男婴，母子均健。1980年8月随访：查空腹血糖111毫克，近一年来吃糖及瓜果后查血糖（-）。

笔者体会，消渴证非阴虚及阳者，不可误以温补。消渴证与肺肾关系密切，因此治疗上不能截然分开，应视病情有所兼顾。《医学心悟》说：“大法治上消者，宜润其肺，兼清其胃；治中消者，宜清胃，兼滋其肾；治下消者，宜滋其肾，兼补其肺。”可谓经验之谈，是值得后人仿效的。